

儒將興學 厚植薪傳 一頁金門教育詩篇

發布日期：2022/12/13 作者：李錫南。 點閱率：5,304

另類特殊教育，提升軍民整體學力。自主與自力辦理包括「怒潮學校」、掃除文盲之軍中隨營補習、成人教育班或民教班、疏散大後方借讀台省初高中等三型態。分述如後：

一、「怒潮學校」：民國38年，胡璉將軍以各省流亡學生和江西在地招考之學生，在閩、粵、贛邊區成立第十二兵團軍事政治幹部學校，簡稱「怒潮學校」。隨胡璉渡海來台...。次年怒潮學校隨軍遷到金門金城鎮水頭，水頭為此一度改名新埔。」（李錫南，2018）怒潮學校「在水頭一帶接受嚴格的軍政教育與操練」，「在金防部指揮下，怒潮學生投入積極建軍備戰...為掃除文盲，實施強迫義務教育，村里公所附設成人、婦女和兒童班，輔導失學民眾和兒童，怒潮學生再度負起教育責任」。可知當時怒潮學生投入建軍備戰，並且協助在地掃除文盲，負起教育責任。例如林金龍校長（李錫南）。（參考《紀念創校校長金門防衛司令官胡璉上將軍110歲誕辰暨研討會，106；《怒潮學校與戰後金門的復甦》，金門縣政府文化局，2017）

二、軍中「隨營補習」與地方「民教班」：古寧頭大戰至砲戰期間，兵荒馬亂，從大陸轉進金門之官兵，來自大江南北，有些被強迫入伍、抓伕、逃兵、散兵游勇，認不清番號亂投營隊者、低階層者，多為目不識丁、淺薄草莽、南腔北調，龍蛇混雜，聽不懂命令或看不懂文宣，造成溝通不足，指揮困頓，令難貫徹，冤枉死傷，糾紛仇怨；金門處身戰區，槍林彈雨，民不聊生，無法向學，處處是白丁。如此大量軍民文盲，「雞兔同籠」，造成戰場經營困難，戰區文宣難以發揮。從大陸身經百戰的胡璉，深知官兵不教育，是導致國軍節節敗退的因素之一。所以政治作戰的重點工作，就是在各營區實施短期在營補習，包括識字、書寫、運算。根據董群廉說法，「胡璉對教育之重視，可以從司令官第一任期內對掃除文盲的運動看出。筆者目前發現行政公署時期有關掃除文盲最早的公文書是《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41年度施政概況》，...行政公署辦理補習教育，各校一律設有成人班及婦女班，男子45歲婦女35歲以下，一律全數接受補習教育；成立補習班一所，招考小學畢業而無法繼續升學之有志向學青年進行補習教育。當時修訂成人及婦女課本每人一冊，共印行成人班課本5千冊，婦女班課本4千冊。可見當時受教人數之多，超乎我們的想像」（《戰地金門史話》，2003）。《縣志》記載，從民國39-48年間，由各鄉鎮村里國民小學，附設「民教班」，利用夜間開辦民眾補習教育，班級數約33-42，受教民眾約3,629-5,144人。八二三砲戰期間隨學校停辦而中斷。藉著軍中在營補習，及仰賴小學附設成人補習班，稍微改善文盲率。由此可證，當時胡將軍忙著禦敵防衛，還能爭取中央支持，統整軍政，掃除文盲，推動教育，有利政治宣傳。地區因戰亂而中斷的文風重生，開啟民智，功不可沒。

三、中學生疏遷台省中學寄讀：民國47年八二三砲戰期間，局勢緊張，學校遭受砲火被迫停辦，胡

璉透過國防部爭取教育部同意，將金門中學學生900餘人疏遷臺灣，分配各省立中學寄讀。如此大規模的疏遷學生，安排寄讀，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，最特殊的教育型態，不僅保全了中學生就學權益，尤其培育菁英人才，成為日後建設金門生力軍。這段流亡學生的顛沛流離，寄人籬下人生，深烙在李耀明《戰時憶往-八二三砲戰流亡學生的流金歲月》。

興辦教育需要錢，教育經費不足，妨礙後續推動教育計畫。當時經費來源包括政府負擔、鄉僑負擔、地方自籌三部分。民國40年金門中學由省政府負擔，45年改由政委會負擔，胡璉將軍有主導權及授權。為普及教育，國民小學經費自民國42年起，一律由縣政府統籌辦理，「創金門新猷」（《教育志》，頁38）。從民國42-49年，每年全縣教育經費支出約新台幣1百多萬至2百多萬元，都在政委會授權下核定。其中八二三砲戰期間各級教育被迫停辦，無教育經費支出資料。地方自籌部分，由於民眾都窮，僑資不濟，地方自籌經費不足，導致後來縣政府或駐軍原本規劃建造或修復學校計畫，如「古城國校」（王金錠，2005）等，紛紛中止或延宕。

學校教育慘澹經營，金門社會教育活動尤其落後。既無推動機構，也不受重視，散見於包裹在政治或愛國活動中。《縣志》裡，稍有規劃之社教館舍，首為民國39年由行政公署創辦「金門軍民圖書館」於金城（後浦橋巷內），後來併為「軍人之友社」；42年起改由縣政府更名「金門縣立圖書館」。規模體制雖小，但開軍民閱讀、講學風氣。軍方於51年創建「明德圖書館」於太武山谷（管制區）。此與胡璉任期無關。

防區體育活動，比較有規劃者，民國39年於省主席任內倡辦為期6天的「秋季軍民運動會」，接著在水頭舉辦「軍民海上運動大會」（41年）。金門防衛司令部舉辦「軍民運動大會」（47年）。總計民國39-76年間先後舉辦12次「軍民運動大會」，有效拉近軍民距離，增進友好氣氛，裨益團結力。

倡導育樂活動方面，民國38-43年，設置軍中電影隊，後來增加金門縣農會農教電影隊，巡迴各地露天放映，以加強政治宣傳，增進民眾愛國教育及農事教育為主。此後指示師級以上營本部建戲院作為文宣基地，49年計有「金中」（小徑，武威）、「金龍」（料羅，海光）、「龍虎」（下莊，南雄）、「誠實」（頂堡，金西）、「金門」（金城中正堂）、「金東」（陽翟）等六間戲院，宣慰駐軍官兵，便於軍民集會政治宣傳活動。為提供金門戰情、民情風俗，引進或創設包括「中央社金門辦事處」（39年）、「軍聞社金門辦事處」（40年）、「幼獅社金門通訊處」（46年）、「金門通訊社」（行政公署自辦，專供特稿）。為加強與大陸電台心戰，在國防部軍中播音總隊輔導下，43年先在烈嶼開設軍中之聲龜山（貴山）播音站，在開設「金門軍中廣播電台」（44年），以向大陸廣播喊話為主，與金門文教少關聯。第十二兵團在38年創辦《正氣中華日報》於江西南昌，部隊隨後轉進金門，為提升民智，政治文宣，該報同時在金門發行，成為《金門日報》前身。從此金門軍民在戰亂中，擁有精神力量。自42年起開辦以軍事課目、戰鬥演習為主之寒暑假青年育樂活動。為加強國防教育，38-47年半強迫組訓民眾，「採軍事編組型態，與地方行政組織互為配合，更與國

軍組織構成指揮與管制關係，故能產生統合力量。」（《縣志》）

胡璉暨其後將官，借助戰地政務一元化，有效整合軍民資源，緩解民怨，化解軍民衝突，軍民一家，深植人心，凝聚同舟一命，團結抗敵共識。外溢效應是「軍愛民、民敬軍」傳佳話。胡璉將軍奠定建校興學之風範，意義深遠。

一、當初胡璉率軍湧入金門，駐守屯兵，實施軍管。以霸道強占民地財產，佔祠踏廟，駐紮據點，拆房毀屋，構築工事；以鐵腕限縮百姓自由行動，控制人民思想，洗腦反攻復國。當時兵員素質不齊，作姦犯科者混充其中，騷擾、侵占、姦汙、殺害，不只軍種互毆，更多軍民衝突。政委會多如牛毛的「單行法規」，假借戰地之名，限縮人民生活日常；官員處置偏頗，人事安排不公；軍民衝突，或百姓無知誤觸軍機，動輒得咎，軍法伺候，冤案難平。為保密防諜而鬧出不少「白色恐怖」事件。金門百姓之間，漸漸累積不滿，民怨四起。民間對胡璉由最初之誤解、不滿、排斥、怨恨，翻轉為「親民愛民」形象，口耳相傳，崇敬為「恩主公」。筆者認為胡璉推動金門文教建設，興辦地方教育，尤其由政府補助經費，下令所屬指揮官，積極增建學校，率兵工為駐地學校叩石墾壤，鳩工建造校舍，解決金門民間物料機具欠缺，人力財力不足難題，褪去簡陋粗鄙，迎來美輪美奐校舍。「原本還有多所小學完成計畫，即將開工，但因八二三砲戰爆發，建校計畫只好終止（董群廉）。「無奈當時地方經濟甚為貧困，只有少數村落依僑匯資助，方有配合款可資申請補助興建，況且斯時縣府經費亦甚拮据，即是部分地方籌足配合款，亦未必能即時獲得補助款。」（王金錠，2005）此後全縣各級學校，都留有軍方協助打造、修復、興建之建物；而各層級官兵莫不受到胡璉感召，風行草偃之下，群起效尤，為民服務。從此胡璉「親民愛民」作風等同於「軍愛民」，深植人心；而民間敬仰胡璉，產生「民敬軍」效應，極為關鍵。

二、有關胡璉將軍任期內之教育建樹暨授權所屬駐區指揮官，直接或間接指示軍方人力物力陸續協助地方建造與修復校舍，維護與美化校園，參與興辦教育活動，不勝枚舉。其中最膾炙人口，學校「以將軍之名」者有六所，另外金沙鎮述美國校（孟述美，1916-1986）、金湖中心國校（尹殿甲秘書長），雖也是將軍學校，但與胡璉任期無關，本文省略。

根據金門日報記者張建騰報導，「以將軍為名的學校，在臺閩各地共有28所，金門共有6所」（2010）。可見密度高，尤其集中在胡璉將軍第二任期內，所屬軍管區最積極。若依照將軍建校時間序，分別是柏村國校、多年國校、開瑄國校、安瀾國校、愛華國校、卓環國校。分述如後：

◎金湖鎮柏村國校：金門第一所由將軍親自設計督導兵工完成之校舍。郝柏村（1919-2020）於民國47年任砲兵指揮部指揮官（師長），在胡璉指示與授權下，找到料羅村郊，「利用構築砲兵掩體的剩餘材料，完成一座容納兩百多位小學生的國校」，造價新台幣35萬餘元的校舍完工。興校辦學是何等大事，後來「胡璉謙讓己功，以郝柏村之名將學校命名為『金門縣金湖鎮柏村國民學校』。」容納料羅聚落學童。郝龍斌108年親臨柏村國小建校60周年慶時回憶，「曾隨其父來金門寄讀一星期」，「這所學校雖以我父親名字命名，但我們更要感念當年的金防部司令官胡璉上將，在那個兵

馬倥偬的年代，他不只重視戰地防務，金門的環境，更重視金門的教育，他認為，金門要有正式的學校，但民間窮，無法自建，所以由軍方補助，駐防金門每個師的指揮官都要協助地方建一所學校，解決金門教育問題。」該校第一屆傑出校友李孝泉回憶當年，「5月17日由胡璉、郝柏村、柯遠芬、馬安瀾等共同主持落成典禮，學生代表本來站在兩邊拉紅綵帶，胡璉將軍說，『你們是學生，應該由你們來剪綵』，於是，原來的配角成了主角，一大堆肩上掛著「星星」的將軍長官就跟在兩位小朋友後面，胡璉司令官及郝柏村將軍的笑容，讓他至今仍印象深刻。」（自由時報吳正庭，2019）「創校人郝柏村題字「想飛」紀念石，勉勵學童大膽築夢，勇於追夢。郝龍斌並在「想飛」紀念石前合影」（中央社，2019）。

◎金湖鎮多年國校：民國38年由華僑籌資興建校舍，民國43年為「金防部兩棲偵察隊」徵用，學校借民房上課。王多年軍長（1913-2004）率所部，在溪邊到鵲山中間興建「多年國民學校」，學區包含溪湖、大洋村落；「先生於先前任職金防部某師師長期間，亦曾結合軍中資源（兵工、建材等），興建多年國小校舍」。823砲戰，部分校舍受損，延至51年校舍經整修竣工。」（王金錠，2005）

◎金湖鎮開瑄國校：民國2年創校於瓊林「怡穀堂」（1840），已逾百年。舊名「私立瓊山小學」、「瓊浦區中心國校」（39年由行政公署接辦）、「金湖中心國校」（40年）、「瓊林國民學校」（46年）、「金瓊中心國校」（48年，設置「金瓊鄉」），容納瓊林聚落、小徑學童。

民國38年雷開瑄（1916-2007）率601團進駐金門，適逢古寧頭大戰爆發，率部隊開第一槍，抵擋中共軍隊入侵。43年任93師師長，45年奉調金門任金中守備，戰備防務之餘，秉承胡璉將軍「大力推動地方教育，積極增建學校，鼓勵駐軍指揮官興建學校」大戰略，督導與指揮所屬兵工，選在小徑與雙乳山（陳仔山）間，親力親為，剷平中興崗，執行建造校舍。校舍完工，因八二三砲戰猛烈，疏遷烈嶼學童，先接納設為「聯合國校」，瓊山小學生只好借用村舍宗祠上課：1964年局勢稍緩和，烈嶼學童重返原校，聯合國校回歸瓊山學童，並更名「開瑄國校」。

◎金沙鎮安瀾國校：民國25年，鄉賢陳睿友出資興設「睿友小學」於碧山；40年設立「碧山國校」，借用睿友學校上課。47年夏，胡璉令馬安瀾將軍（1916-2001），時任國軍7348部隊部隊長（師長），尋得東店現址（碧山、陽翟間，原為金東師的駐地）建校，校旁是靶場，因「八二三砲戰」校舍受損，未予啟用，延遲至51年才完成，成立「金門縣金沙鎮安瀾國校」，校園內還保有砲戰時防空洞。

◎金城鎮愛華中心國民學校：舊名「金山中心國民學校」，原址在官裡，民國46年，校舍設在珠山。「沙鷗國民學校」，「金山鄉中心國民學校」。49年新加坡華僑歐陽毓章經商致富返鄉，有感學生在民房上課，簡陋狹小，諸多不便，於是倡議建校。返回僑鄉，深獲回響，募款星幣1萬1,891元，折合新台幣15萬1,186元正，政府出資新台幣50萬元，王愛華（1913-2002）於47年任國軍7348（93師）師長，督導與指揮代號「擎天部隊」，在歐厝煙墩山南麓，構工興建，51年竣工，民

國54年更名為「愛華中心國校」。民國74年廢校，原校地改為「渤海山莊」旅館（83年，由宗親向金門縣政府承租經營旅館，以金門歐陽氏堂號名為「渤海山莊」，現已荒廢）。就時間軸，王愛華興學於39-51年，胡璉已離開金門。興建校舍非胡璉任內，但王愛華是其任內師長，金防部與縣政府延續胡璉「駐防金門每個師的指揮官都要協助地方建一所學校，解決金門教育問題」策略，指示王愛華率兵工打造校舍，持續貫徹胡璉重視金門教育理念。

◎烈嶼鄉卓環中心國民學校：民國10年創校，舊名「第六區烈嶼第一國民學校」，40年更名「烈嶼中心國民學校」。八二三砲戰停辦，48-49年遷往陳坑暫借金中間置校舍，成立了「烈嶼聯合國民學校」，收納三年級以上學生，享受公費住校（低年級仍然在校本部）。因金中復校，48-51年「聯合國校」遷移到中興崗（現在的開瑄國小現址）安置，「陳仔山下，烈嶼聯合國校娃娃兵歲月」（楊樹清，2010）。民國51年，韓卓環（1915-1987）任陸軍第十九師司令部少將師長兼任烈嶼守備區指揮官虎軍部隊長，政府撥款，奉命在西路督導與指揮駐軍協助興建校舍，1963年落成啟用。當時為紀念韓師長擘劃督導興建之功，特地將學校命名為「卓環中心國民學校」。就時間序言，胡璉因病赴德國就醫，劉鼎漢（1911 - 2000）副司令暫代，47年10月31日已離開金門接任陸軍副總司令，此後由劉安祺（1903 - 1995）接任司令官，興建校舍非胡璉任內。但出身「怒潮學校」的韓卓環，是胡璉嫡系；胡璉離去後人事安排、興建規劃都在胡璉任內決策，是延續作為。

（三之二）